唐金牛成都道驛程考

嚴　耕　望

方輿紀要卷五六云：「金牛道今之南棧，自沔縣而西南至四川劍州之大劍關口，皆謂之金牛道，卽秦惠王入蜀之路也。自秦以後由漢中至蜀者必取途於此，所謂蜀之喉嚨也。鍾會下關城趨劍閣卽是道也。歷南北戰爭以迄金元角逐，蜀中有難，則金牛數百里間皆爲戰場。……由金牛而南至朝天嶺，嶺地最高。由嶺而西自劍閣趨綿、漢，以達於成都。由嶺而南，則自保寧趨潼川，以達於成都。保寧迂，而劍閣捷，故劍閣最爲要衝。」按此節敍述最爲簡要。此道開通甚早；然其行程，蓋至唐始能詳考。

唐世入蜀，或由漢中向西南，或由興州向東南，皆經金牛，爲入蜀咽喉。由金牛西南經三泉、利州、劍州、緜州、漢州，至成都。就君主行幸言，玄宗入蜀，由褒斜道轉金牛，循此道而南。僖宗入蜀，由駱谷道至興元，循此道南行。五代蜀主北巡秦州，則循漢、綿而北，亦此道也。

舊玄宗紀述其入蜀路程，先向西至扶風郡，然後南行經陳倉縣，大散關，河池郡（鳳州），益昌縣，渡吉栢江，經普安郡（劍州），巴西郡（綿州），至成都。通鑑二一八略同。其河池益昌間係取褒斜道，已詳褒斜道考。

僖宗入蜀，取駱谷道至興元。通鑑二五四，已明述之。又云：「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舊一七九竇滔傳，亦云車駕次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未，車駕至成都。」是由興元經綿州漢州至成都也。東川治梓州（今三臺縣），在綿州（今綿陽縣）之南一百六十八里（胡注），楊師立來綿謁見，尤爲僖宗非取南道經閬梓之鐵證。

又通鑑二七三同光三年，蜀主發成都，欲巡秦州，途經漢州至利州。「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據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此出王氏聞見錄。聞見錄

又述王衍行程，出成都經漢州，上梓橦山，經劍州，劍門，白衞嶺，至利州。是亦經漢、綿、劍州，至利州，卽北道也。

就用軍路線言：後唐伐前蜀，宋初伐後蜀，亦皆由興州南下循此道。

後唐伐前蜀路線，取散關興州道，已詳見散關鳳興道考。其興州以南，取道三泉，經利州、劍州、綿州、漢州，至成都。參見舊五代史三唐莊宗紀、同書五一魏王繼岌傳、同書七四康延孝傳、新五代史一四唐家人傳及通鑑二七三。

宋初滅後蜀路線，與後唐伐蜀同，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述之甚詳，容後詳考驛程時引述之。

至於前代用兵，如張儀伐蜀，鍾會伐蜀，皆略循此道，然其詳不悉。北朝末期，關中政權兩次用兵伐蜀。

其一、周書二一尉遲迥傳云：

「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蕭）紀安州（唐劍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唐綿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遂下成都。

其二，隋書三七梁睿傳云：

「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遣兵攻始州（唐劍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唐金牛縣），睿……破之，……進至龍門……破之。……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嚴拒平林，並懼而來降，……睿進逼成都。」

此二事皆循此道，與後考此道之行程幾絕無稍異處。而尉遲迥伐蜀，由固道經白馬，更爲唐世百牢關當鳳興入劍南大驛道之強證，所謂陳平道（詳後考）蓋捷徑耳。

惟高崇文伐劉闢，由興元而南取閬州、梓州道，經德陽至漢州，入成都。然興元節度使嚴礪一軍仍取劍州、綿州道，與崇文會於漢州。是南北兩路並進耳，非單取閬、梓也。

高崇文由興元引兵出閬州趣梓州，經德陽、漢州之路線，通鑑二三七元和元年條述之甚詳。但同卷又云正月戊子，命高崇文李元奕「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

同討關。……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則嚴礪先已取劍州道，崇文後取閬州道也。下文又云：五月，「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胡注：「九域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胡注：「神泉……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是嚴礪一軍在北，沿劍綿線而進，崇文一軍在南，沿閬梓線而進，同會漢州。南北並進，非單線進軍也。

然則，唐世利州以南雖南北兩道並行，至漢州會合；然主幹仍在逕捷之北道，即利、劍、綿、漢道，是以見於詩文之驛名亦較多。今自北而南考其驛程如次：

此道北段呈「丫」字形，而以金牛縣爲中心咽喉，故稱金牛道。

詳情見後文考證。會要八六關市條：「寶應元年九月勅，駱谷、金牛、子午等路，往來行客所將隨身器仗等。」云云。又胡曾金牛驛詩云：「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全詩十函二册。）是入蜀一道，至少其北段，以金牛爲稱也。而通典一七六，利州益昌縣有「古劍閣道，秦使司馬錯伐蜀所由，爲（謂）之石牛道。」此又一說矣。

金牛縣在西縣之西八十里，嘉陵江東三十里。本隋通谷鎮，久爲入蜀大道所經。

元和志二二興元府金牛縣「東至府百八十里。」「嘉陵江經縣西，去縣三十里。」按西縣在府西百里，故金牛地望甚明。志又云：「本漢葭萌縣地，東晉孝武分置緜谷縣。武德二年分緜谷通谷鎮置金牛縣，取秦五丁力士石牛出金爲名。」考隋書三七梁睿傳云：

「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嚴拒平林，並懼來降。」

是北朝末期之通谷鎮即唐金牛縣者，久爲入蜀大道所經也。

寶曆元年，縣省入西縣，仍置金牛驛。

新志，興元府西縣，「寶曆元年省金牛縣入焉。」然李商隱有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詩（玉谿詩詳注四）。又胡曾金牛驛詩云：「山嶺千重擁蜀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全詩十函二册。）時代皆在縣省以後。蓋縣廢驛存，爲蜀道之口也。

由金牛向東北略沿漢水南源（今所謂漢源）二十八里至嶓冢山。又約二十二里至沮口百牢關，與鳳興興元道會合。由此東沿漢水北岸至興元（今南鄭縣），西北略循沮水至興州（今略陽縣）。故百牢、金牛爲秦、梁入蜀之總孔道。

杜甫夔州歌：「瞿塘險過百牢關。」鏡銓一三引圖經云：「孔明所建，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漢江水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則金牛至百牢關道當沿漢源之西岸而行。

嶓冢山，屢見唐人詩篇。羊士諤有赴資陽經嶓冢山詩（全詩五函九册。）云：「寧辭舊路駕朱輜。」又武元衡有夕次嶓山下詩（全詩五函七册元衡集一）云：「南國獨行日，三巴春草齊，漾波歸海疾，危棧入雲迷，錦谷嵐煙裏，刀州晚照西，旅情方浩蕩，蜀魄滿林啼。」當亦卽此山。是山在入蜀道上，爲行人所屢經過也。按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據地理書鈔檢。）元和志二二，同。（寰宇記誤繫於三泉縣，詳散關鳳興道考分水嶺條。）當卽羊、武兩詩所指。

按金牛縣在興元西一百八十里，西縣在興元西一百里，百牢關在西縣之西三十里之沮口，故金牛東至百牢當爲五十里，嶓冢（蓋南麓）至百牢約二十二里也。餘已詳鳳興興元道考。

又自金牛西北行，蓋略沿陳平水，經飛仙嶺亦至興州。有方駕驛，蓋在此段道中。此道在唐世可能爲捷徑，蓋至北宋始漸拓爲幹道。

宋會要方域一〇之三道路條：「神宗熙寧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利州路提刑司言：准朝旨送下李杞奏：成都府至鳳州大驛路，自金牛入青陽驛至興州。雖興元府界上有褒斜路，久來（有）使命客旅任使往來。昨利州路提刑范百祿擘畫，改移興元府路作大驛路……。」下文引秦鳳等路提刑司言，與此同。惟「金牛」下多「驛程」二字。同書方域一〇之五述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事。下云：「初三泉縣之金牛鎮有東北兩路。北通陝西秦鳳熙河京西諸州，以至京師。東通梁洋。熙寧七年，利州路提點刑獄范百祿建言廢此路，復褒斜路。」此時又復北道。是宋世北東兩道由金牛分途，非由百牢關分途也。然考之唐籍，此直趨興州之北道，蓋唐世已有此捷徑。何者？考蘇頲有曉發興州入陳平路云：「旌節指巴岷。」又云：「邑祠猶是漢，溪道卽名陳。」（全詩二函二册。）此前又有陳倉別隴州司戶李維深云，「蜀城余出守。」（同上。）是此二詩明示頲由鳳興道入蜀者。考寰宇記一三三褒縣目云：

「廢金牛縣在州（梁州）西一百八十里，……南臨東漢水，西臨陳平水。」

此陳平水卽頲詩所稱之陳平路無疑，故詩云「溪道卽名陳」也。陳平水在金牛縣西，此道當卽向西北沿陳平水而行，北達興州者。與東沿漢水達百牢興元者，別爲東西二道也。（此云西道，卽上文引宋會要之北道。）又蘇頲詩集（同上）有夜發三泉卽事。又有下列三詩：

興州出行

曉發方騫驛：「方知向蜀者，偏識子規啼。」

經三泉路作

此三詩連篇，當亦皆由興州取陳平路經金牛至三泉道上所作者。如排列次序不誤，是方騫驛當在此道上，蓋當在金牛以北，但亦可能在金牛三泉間。

飛仙嶺見於杜詩。杜甫發同谷入蜀紀行諸詩有飛仙閣一首（詳注卷九，鏡銓卷七）云：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

此詩極寫險峻之狀。觀紀行詩排列次序，當在興州至三泉道上。檢一統志漢中府山川目云：

「飛仙嶺在略陽縣東南。方輿勝覽，在沔縣東三十里，相傳徐佐卿化鶴昇仙之地。上有閣百餘間，卽入蜀大路。元統志，此路舊由西縣過，經由沮水，宋太平興國五年，移改於是嶺。府志，嶺在縣東南四十里。」（同書

保寧府卷古蹟目亦有飛仙閣，「在劍州北」。下引杜詩，以爲在此。又云：「方輿勝覽，在梁州。」按當以在梁州爲正。劍州飛仙之名蓋後起。）按此條「沔縣」乃「沔州」之譌。（辨詳散關鳳興興元道考。）卽唐之興州，今之略陽縣也。是此飛仙嶺之名，宋初已有。唐世興州入蜀大道，向東經西縣百牢關，宋初始移改向南經此嶺也。故前引宋會要兩條，謂劍南向北至金牛卽分北東兩道，非如唐世至百牢關始分途也。然據杜詩，盛唐時代，此嶺已有棧閣道，往來人馬不少。由此南達金牛，此殆卽蘇頲所詠之陳平路歟？惟杜詩云：「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云云。蓋道較狹隘，不如興州東經分水嶺沿沮水至西縣百牢關轉金牛道之寬坦耳。（路線詳見散關鳳興興元道考。）故在唐世，興州向東經分水嶺，沿沮水，經百牢關至金牛者爲幹道。由興州向南經飛仙嶺，沿陳平水至金牛者爲捷徑。至宋太平興國五年蓋就飛仙陳平路拓廣爲幹道，故志書稱移改入蜀大路於此嶺也。於是由蜀北行幹道至金牛卽分北東兩路，非如唐世至百牢關始分途矣。宋以後百牢關之重要性遠不如唐，其故在此。

以上爲此道北端之兩支。由金牛向西南行，卽入蜀大道。茲續詳考如次：

金牛西南七十里至三泉縣，在嘉陵江東一里，蓋置驛。約在今寧強縣（舊寧羌州）東北，金牛峽口之南。地甚峻險。宋初以其路當衝要，升其縣直屬朝廷。

通鑑二六三天復二年紀：「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是三泉當興元入蜀之要道，而在金牛以南也。又舊五代史三三唐莊宗紀，同光三年十月，西征之師入大散關，鳳州興州次第降。「康延孝大破蜀軍于三泉。時王衍……以其軍五萬屯于利州，遣步騎三萬逆戰于三泉，……大敗。……奔潰。王衍聞敗，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而去。」唐軍於興州得「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同書五一魏王繼岌傳、同書七四康延孝傳，及新五代史一四唐莊宗子繼岌傳皆略同。是後唐伐蜀，三泉一戰爲關鍵。復考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受命伐蜀，「由鳳州路……遂下興州。……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

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是宋之伐蜀與後唐伐蜀同一路線，皆以三泉一戰爲重要戰役。而兩次勝者獲糧皆三十餘萬，蓋不但就道路形勢言爲戰略地帶，且爲軍儲重地。足見其在交通上地位之重要。寰宇記一三三：三泉縣，「皇朝平蜀後，以此縣路當要津，申奏公事直屬朝廷。」此尤地位衝要之具體表現。

縣當大道，當置驛；但無考。（元稹有三泉驛詩。其地在洛陽西至永寧道上，非此三泉縣，詳長安洛陽道驛程考。）蘇頲有夜發三泉即事（全詩二函二册）云：「下奔泥棧楮，上覿雲梯設，摶頰羸馬頓，囘眸惴人跌。」亦極寫其道之險。

縣當大道，且極衝要，已如上考。茲續論其地望。元和志二二興元府，金牛縣「東至府百八十里。」三泉縣，「東北至府二百五十里。」是三泉在金牛西南七十里。九域志八，三泉縣有金牛鎭，「縣東六十里。」即唐金牛縣，里距亦略合。寰宇記一三三，三泉縣「後魏正始中置，……唐天寶元年，自今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故縣移理嘉陵江東一里關城倉陌沙水西置，即今縣理也。」是其地西去嘉陵江僅一里。參之金牛縣距江里數，皆可信。

陸游大安病酒詩（劍南詩稿一四）云：「江驛春醒半日留。」又云：「柳花漠漠嘉陵岸。」正以近江一里也。故水道上通興州，下通利州也，詳下文。至於今地，地典，三泉縣，「唐置，元改爲大安，今陝西寧羌縣治。」此當據地方志爲說。按元和志，興元府西南至利州四百九十里。則三泉適居興元利州之正中間。今檢一統志漢中府卷沿革目，寧羌在府西南二百八十里。南至廣元縣界一百五十里。又保寧府卷沿革目，廣元縣北至寧羌界一百二十里。廣元即唐利州治所。則寧羌亦正居中。又檢一統志漢中府卷關隘目，「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本名金牛驛，明初置。……南九十里達寧羌州柏林驛。」「柏林驛在寧羌州治北。」按唐西縣在金牛東北八十里，而在今沔縣西不出十里處，已詳另考。則此金牛驛即大安驛者亦即唐金牛縣故址，甚明。今寧羌州地望當亦在唐三泉之南不遠。復檢蜀道驛程記上云：

> 閏七月「十二日，微雨。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西涉沮水，……暮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唐之三泉縣，宋置大

安軍。……陸放翁有……自三泉泛舟至益昌詩。今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不可行舟，惟略陽至陽平關舟楫可通廣元昭化，去三泉尙六十里。」

十三日，雨。三十里，小憩寬川舖。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金牛驛西三里有路通陽平關。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舊傳蜀王遣五丁力士所開，……繆妄不稽。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入峽卽奔峭四合，猿鳥蹟絕，水自峽中噴薄而出，人馬從水中行，惡石如蠻象獰龍，伏水中，時時齧人。自峽口至五丁關十五里，步步懸緪，而上下峽亦如之。則傴僂循牆而走矣。傳稱此峽爲蜀道第一險。信然。雨次寧羌州。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衞于此，成化中卽衞建州治。」

按此大安驛去沔縣才一日程，而去嘉陵江尙六十里，是卽統志之大安驛，地望略相當於唐之金牛縣，宋之金牛驛。而云唐之三泉縣宋之大安軍，誤也。金牛驛自亦非唐之金牛縣。蓋明世以金牛峽在南，故移金牛驛名於峽北耳。地在大安驛（唐金牛縣）南三十里寬川舖之南約二十里處（一統志，五丁山五丁峽在寧羌東北四十里。）當峽口險隘之北。以里距論之，疑唐三泉縣當卽在峽口之南歟？（蜀道驛程記下文，十四日發寧羌，過百牢關。是明末清初，自北而南有大安驛、金牛驛、百牢關。與唐世南北次序適相反。）

其地既西近嘉陵江，故北通興州，南達利州（今廣元縣），皆得舟楫之利。

元和志二二，興州「南沿流至興元府三泉縣一百五十里。」是興州三泉間之嘉陵江有舟楫之利也。又陸游有「（由興元）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詩。（劍南詩稿卷三）則宋世三泉以南江流亦有舟楫之利。想唐當無大異。而自三泉南通利州之陸路，大抵亦沿嘉陵水東岸而行。其行程可考者：三泉西南略沿嘉陵江東岸行約六十里至九井灘。又十里至五盤嶺，蓋置驛。

廣記一三六僞蜀主舅條：「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出王氏見聞。）」是唐五代，蜀道有九井之險。陸放翁有夜夢行南鄭道中詩（劍南詩稿一四。）云：「望雲九井不可渡。」又輿地紀勝

一九一大安軍景物下：「九井山……利憲張緝奏云，大安灘險爲多，而九井尤甚。」又碑記目有九井灘記，云：「九井灘有大石三，其名魚梁、龜堆、芒鞋觜，危（？）參差相望於波間，操舟之人力不勝舟，而輒爲石所觸，故抵於敗。誠令絕江爲長堤，度其南別爲河道，以分水勢，則北流水益減而石出矣。以火煆醯沃金鎚隨擊之，宜可去。如其言，治之。明年三大石不復見，而九井遂平。元祐五年轉運使陳鵬記。」是宋世之名不異。檢紀要六八廣元縣嘉陵江條：「又有九井灘在縣北百八十里，一名空蹙灘。相傳舊有巨石伏水底爲舟楫害，宋淳熙中始平其險。」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九井灘條，里距以下相同。而云：「宋轉運使陳鵬鑿平之，有記。」考蜀中廣記二四：「神宣驛，卽古籌筆驛也。……又（北）八十里爲九井驛。……碑目云，九井灘，舊時有蝦蟆、青牛、青堆三巨石伏水爲舟楫害。淳熙間，利州提刑張曩容募降人冉得者治械爲桔槔狀。冶鐵爲杵，重千五百斤，拋擲半空而下，三石俱碎，化險爲夷，有碑刻剝落。其上爲七盤關，乃秦蜀分界處。」里距述事亦同。惟時間人名有異。蓋宋世前後兩次治之耳。按元和志，興元、利州間相距四百九十里，明淸時代里數爲五百里，是里距略同。明淸時代，九井在廣元北一百八十里，則唐世當在三泉西南約六十里也。

五盤嶺驛，見於唐人吟詠。岑參早上五盤嶺（全詩三函八册參集一）：「平明驅駟馬，曠然出五盤，江廻兩崖門，日隱羣峰攢。……松疎露孤驛，花密藏廻灘，棧道谿雨滑，……不覺蜀道難。」是蜀道中有五盤，蓋置驛。又杜甫秦州入蜀紀行諸詩有五盤云：「五盤雖云險，山色嘉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疏。」（詳注九，鑑銓七。）詳注引魯訔曰：「棧道盤曲有五重。」詳詩意，當臨江，蓋卽嘉陵江也。紀要六八廣元縣，「七盤嶺在縣北百七十里，與陝西寧羌州接界，一名五盤。自昔爲秦蜀分界處。」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與紀要同。又云：「石磴七盤而上因名。」下引杜詩云云。前引廣記一三六僞蜀主舅條：「自秦州至成都……歷九折、七盤、望雲……懸險之路。」蓋卽此五盤歟？嶺在廣元縣北一百七十里，則唐世當在三泉西南約七十里。卽九井之南十里也，故蜀中廣記云，灘上卽七盤嶺。

又蜀中廣記二四保寧府廣元縣目，述廣元以北棧道甚詳，茲節其里程如次：

「北爲棧閣道……其最險者爲石欄橋。……本志，北十里千佛崖，即古龍門閣。……又北三十里有大小漫天嶺，極高峻。……又北五十里爲朝天嶺，路徑險絕。……四十里，爲潭毒關。……又二十里爲神宣驛，即古籌筆驛也。……又八十里爲九井驛，……其上爲七盤關，乃秦蜀分界處。」

按乍讀此文，「本志」以下里數似當積讀之，則朝天嶺在縣北九十里。潭毒關在縣北一百三十里。神宣驛在縣北一百五十里，九井驛在縣北二百三十里。各較本文所引輿地紀勝、紀要、一統志里程多四十里或五十里。（本文未述潭毒關。據輿地紀勝，在利州北九十里。）疑「又北五十里爲朝天嶺」之「又北」，當作「縣北」，此下當積讀之，不計此前之「十里」「三十里」，則無不與別引史料相合。下文屢引此段，故先作解釋於此。

有所謂老君祠者，當在三泉以南九井、五盤以北地區。

杜光庭歷代崇道記（全文九三三）：「（天寶）十五載，帝幸蜀，混元現於漢中郡三泉縣黑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眞容於所見之處。」又輿地紀勝一九一大安軍古迹仙釋目老君祠條，引杜光庭驗記：「三泉縣黑水老君（祠），天寶年間，明皇幸蜀，親見老君降見於崖石之上，上下馬禮謁訖，乃勑有司，示所見之狀，塑於見所。」所記爲一事，謂明皇幸蜀，次三泉縣黑水旁，刻石爲老君像也。又劍南詩稿卷三有老君洞一首，本注云：「有石刻，載唐明皇幸蜀，見老君於此。」按此詩爲放翁第一次由閬中北上興元時所作，觀其排列次序（詳見後嘉川條所引），當在籌筆、嘉川之北，大安（三泉）、金牛之南。即其地當在三泉之南也。而五盤嶺爲自古秦蜀之界，老君像既在三泉縣界，即當在五盤之北歟？

由嶺又西南經嘉陵江岸之嘉川驛至籌筆驛，凡七十里。

籌筆驛屢見於唐人吟詠。如李商隱（玉谿詩註注四，全詩八函九册商隱集一）、薛能（全詩九函二册能集三）、羅隱（全詩十函四册隱集三）皆有籌筆驛詩。殷潛之、薛逢皆有題籌筆驛（全詩八函一〇册）。杜牧有和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及重題絕句（全詩八函七册牧集四）。陸暢有籌筆店江亭（全詩七函十册），亦其地。玉谿詩云：「徒令上將

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又孫樵出蜀賦：「訊山川而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杖師而北去，抗覇國而此決。」（全文七九四。）蓋其時已有諸葛嘗駐軍籌劃於此之傳說。然此賦及諸詩皆晚唐人作，無中唐以前者。杜甫最服諸葛，亦無詩，疑此驛乃中唐以後所置耳。至其地望，輿地紀勝一八四利州景物下：「籌筆驛，在綿谷縣，去州北九十九里，舊傳諸葛武侯出師嘗駐此，唐人詩最多。」前條引蜀中廣記二四，朝天嶺在廣元縣北五十里，又四十里潭毒關，「又二十里神宣驛，卽古籌筆驛。」則當在縣北一百一十里矣。今取宋人九十九里之說，則當在五盤之南七十里。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引紀勝九十九里之說。又云，「籌筆古驛在廣元縣北八十里。」又引舊志：「今有朝天廢驛，卽古籌筆驛也。自漢中府褒城縣至朝天驛四百四十里。」是據舊志，當在縣北五六十里也。自相矛盾如此。紀要六八與一統志同，惟不引紀勝九十九里之說。今皆不取。

嘉川驛亦屢見於唐人詩篇。元稹元和四年使東川諸詩（元長慶集一七）有嘉陵江二首。其一云：「今日嘉川驛樓下，可憐如練繞明窗。」又江樓月云：「嘉陵江驛岸樓中。」本注：「嘉川驛望月。又姚鵠嘉川驛樓晚望（全詩九函一册）：「樓壓寒江上，開簾對翠微。」是中晚唐皆有此驛，在嘉陵江岸。考通典一七六，利州有嘉川縣。寰宇記一四〇，集州嘉川縣，魏恭帝元年置，「取嘉陵江所經爲名。」本屬利州。永泰元年割屬集州，在州西二百三里。九域志八利州嘉川縣，在州東一百一十里。唐世地望當同。紀要五八廣元縣目引郡志：「嘉川城在今縣東百里，地名嘉川鄉。」是也。（顧氏自云，「嘉川城在（廣元）縣北東五里。」蓋誤。）縣在利州東百里而遙，嘉川驛似當卽同地。然嘉川縣在利州東，是縣城似不臨嘉陵江。復檢九域志八利州綿谷縣又有「朝天嘉川二鎭。」是嘉川縣外又有嘉川鎭，別屬綿谷縣也。朝天在縣北約六十里（詳後），嘉川當在其北。考劍南詩稿三，放翁至少兩次來往利州興元道上。第一次由閬州取陸路北上經利州至興元。回程由大安舟行至利州回閬中。第二次北行，及回程至利州皆與第一次相同。茲錄其紀行詩目如次：

（甲） 第一次北上興元

果州驛

南地（因杜甫閬中南池詩而作。）

鼓樓舖醉歌

登慧照寺小閣（據後夜抵葭萌惠照寺詩，知寺在葭萌。）

雨中過龍洞閣

籌筆驛

嘉川舖

老君洞

大安病酒因小飲江月館

金牛道中

曉發金牛

山南行

南鄭馬上作

（乙） 第一次南下閬中

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

木瓜舖短歌（歌云，「鼓樓坡前木瓜舖，歲晚悲辛利州路。」）

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楊小閣

太息宿青山舖作

閬中作

（丙） 第二次由閬中北上興元

自閬復還漢中次益昌

再過龍洞閣（詩云：「天險龍門道……」）

三泉驛舍

嘉川舖得檄（三泉嘉川二詩次序倒置。）

歸次漢中境上

沔陽夜行

西縣市中得羊因小酌

（丁） 第二次由興元南下益昌

初離興元

自興元赴官成都

南沮水道中

長木晚興

長木夜行抵金堆市

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

雪晴行益昌道中

劍門道中

（劍門關以下不錄）

據此，嘉川驛當在龍洞閣、籌筆驛之北，蓋卽五盤（五盤自昔爲秦蜀界。）籌筆間之一驛耳。是在縣北約一百三四十里歟？續通鑑長編五，王全斌伐蜀，「過三泉，遂至嘉川。」（宋史王全斌傳作嘉陵。）蓋此驛歟？

又南經龍門閣至朝天嶺約四十里。

朝天嶺，輿地紀勝一八四利州景物上：「朝天嶺在州北五十里，路徑絕險，其後卽朝天程，舊路在朝天峽棧道，遂（蜀中廣記二四引作「後」是）開此道，人甚便之。文與可有朝天嶺詩云，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崖陰。……皇朝郡縣志云，朝天嶺卽漫天寨也。」按孫樵出蜀賦：「濟梓橦之重江，出大劍之複關，……蹇余馬之不息，屆峽山之傴側，……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又曲，……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上馳而上迴，若出地而天闢。……」（全文七九四）是蓋唐代已有朝天之名。紀勝云在州北五十里。前引蜀中廣記二四，經過解釋，亦在州北五十里。而紀要六八廣元縣，「朝天嶺，縣北六十里。」一統志引紀勝不言里數。要當五六十里耳。然朝天程北至龍門第一洞僅十五里。朝天嶺南經小漫天、深度至大漫天，大漫南去廣元三十五里。（「然朝天程」下並詳後文。）則六十里之說似爲強。今作六十里計，則北去籌筆驛約四十里也。

龍門閣亦屢見唐人吟詠。杜甫自秦州入蜀紀行詩（詳注九，鏡銓七）有龍門閣云：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枭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復起，飽聞驚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按此詩寫龍門閣道險峻之極。岑參亦有赴犍爲經龍閣道詩（全詩三函八册參集一）蓋亦此閣。（又沈全期有過蜀龍門，見全詩二函五册沈集一。詩云：「龍門非禹鑿，詭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峽，不與衆山同。長竇亙五里，宛轉復嵌空，……流水無盡夜，噴薄龍門中，潭洞勢不測，藻葩垂彩虹，……。」似亦此地。但有西南出巴峽之句，姑存疑。）又陸遊再過龍洞閣詩云：「天險龍門道，霜清客子遊，一笻緣絕壁，萬仞俯洪流，著脚初疑夢，回頭始欲愁，……。」（劍南詩篇卷三）參之此詩在集中排列次序（見前），即與杜詩所詠爲同一地，無疑。杜詩龍門閣所在，詳注引元和志，「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按在卷二二。）鏡銓同。唐綿谷治今廣元縣。然蜀中廣記二四，引本志（郡志？縣志？），「廣元縣北十里千佛崖即古龍門閣。」且引杜詩云云。又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龍門閣在廣元縣北千佛崖側。」下引杜詩云云。今按千佛崖在廣元縣北十餘里（詳後）。去元和志之龍門山甚遠。檢輿地紀勝一八四利州景物下有涉及龍門地名者數條：

「石欄橋在綿谷縣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軍界，管橋欄閣共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六間，其著名者爲石橿閣、龍洞閣。」

「龍洞閣在綿谷縣，詳見石欄橋下。杜詩云：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馮鈐幹田云，（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龍門閣條引方輿勝覽無田字，是。）其他閣道雖險，然在山腰亦微有徑可以增治閣道。獨惟此閣，石壁斗立，虛鑿石竅而架木其上，比之他處極險。老杜詩絕壁無尺土，謂此也。」

「龍門山，梁州記云，葱嶺石穴高數十丈，狀如門，俗號爲龍門山。元和志，在綿谷縣。圖經云，山北有鷰子谷，谷中有石磬，又有龍門洞。」（寰宇紀一三五，略同。惟不云即元和志之龍門山。又無「有龍門洞一句。」）

「龍門洞，在綿谷縣北。有三洞。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二洞，流水出下合嘉陵江。」

是則宋人卽以龍門閣在綿谷縣北之龍門山，亦卽元和志所記縣北八十二里之龍門山也。朝天程約在綿谷北六十里，由此向北十五里至龍門洞，正接元和志所記之龍門山區矣。宋人實指如此，宜可信。復考王士禎蜀道驛程記上云：

「十五日，雨。過七盤關，入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次神宣驛。上龍洞背，兩山夾峙，一山如獰龍奮脊，橫跨兩山之間，下有洞似城門，可通九軌，水流其中，下視烟霧蓊鬱，不測尋丈。自是盤折而上，騎龍背行，四望諸山如劍鎩戟牙。二十里許始下山，渡河，卽分水嶺以西水入嘉陵江處。南山之巔爲朝天關。孫樵所謂朝天雙峙以虧蔽……是也。」

此寫龍洞形勢甚詳，位於神宣驛（卽唐簰筆驛）與朝天嶺之間，正是唐宋之龍門。至於縣北十里，蓋明清後起之說耳。且老杜入蜀紀行諸詩之次第雖不無疑問，然大體可信其爲由北而南按次排列。石櫃閣詩在龍門閣詩之後，石櫃在縣北二十五里，龍門固應在其北，不得在縣北十里也。

然輿地紀勝一九一大安軍景物上又有龍門、龍洞、後洞三條。其龍門條云：

「龍門在軍五里外，官道之旁，懸壁環合，上透碧虛，中敞大洞，下漱清泉，宛然天造，水簾懸夏，氷柱凝冬，眞異境也。文潞公、宋景文、趙清獻、王素、韓絳、田況、呂公弼、呂大防諸公皆有留題。行三里又有後洞。蘇元老龍洞記所謂重簷夏屋深不可窮者是也。又有後龍門，其境較之前龍門極幽邃。」

是三泉附近亦有龍門之目，然云官道之旁，是不當道，蓋非杜翁所寫之龍門。且陸游劍南詩稿卷三第一次北上興元諸詩有雨中過龍洞閣一首，在簰筆驛、嘉川鋪兩首之前。第二次北上興元諸詩有再過龍洞閣，亦在嘉川鋪、三泉驛兩詩之前。則所詠亦爲綿谷北八十二里之龍門，非三泉附近之龍門也。

又南歷望雲嶺、小漫天嶺、深渡驛、大漫天嶺，至石櫃閣，共約三十五里。

元稹有漫天嶺贈僧，云「五上兩漫天。」（元長慶集一五。）又題漫天嶺智藏師蘭若云：「僧臨大道閱浮生，來往憧憧利與名。二十八年何限客，不曾閑見一人

行。（同上一九。）又羅隱漫天嶺（全詩十函四册隱集一〇）：「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注：「嶺有大漫天小漫天，故云。」又廣記一三六僞蜀主舅條：「自秦川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險狹懸險之路。（出王氏見聞）」通鑑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與元孫漢韶降蜀，蜀主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是大小漫天爲入蜀道途必經之地。故孟知祥曰：「正欲徑取利州……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遂州）。」（通鑑二七七。）胡注：「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考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述伐後蜀事云：

> 「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進與大軍會於深渡，…全斌然之，命（崔）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追至利州。」（續通鑑長編五，同。）

此其南北次第甚明，深渡則居二嶺之間。通鑑二七三後唐同光二年紀，蜀主北巡，「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據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此出王氏聞見錄。）胡注：「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間。」是也。考張說有深渡驛詩（全詩二函四册）。詩云：「旅泊青山夜，……高枕聽江流，猿響寒巖樹，螢飛古驛樓。……」是此驛臨江，且當在蜀道中。檢說又有再使蜀道詩云：「渺渺葭萌道，蒼蒼褒斜谷。」是曾兩度入蜀，且經金牛道也。則此深渡驛必即大小漫天間之深渡無疑。是此地在唐代前期已置驛矣。復檢輿地紀勝一八四，有漫天嶺條，不言里數。紀要六八，廣元縣目：「大漫天嶺，縣東北三十五里，峻出雲表，又北爲小漫天嶺。二嶺相連，一名藥本山，蜀道之險也。」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漫天嶺條，同。今從之。則其地在朝天嶺以南也。

又觀前引廣記一三六僞蜀主舅條，唐世此道中又有望雲之險。又前九井灘條引陸放翁夜夢行南鄭道中詩，宋世仍有望雲之險。紀要六八廣元縣，「望雲關在縣北五十五里。山勢高聳，與雲霞相望。」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望雲關

在廣元縣北四十五里，山勢高聳，上接雲霄，今名望雲舖。……南接問津驛，北接神宣驛。」兩書里數小異。按問津驛在廣元縣城內。神宣驛在縣北至少一百里。則此地總在廣元北五十里上下。當在朝天嶺南不遠歟？故列於小漫天之前。

石櫃閣：杜甫入蜀紀行詩，龍門閣後有石櫃閣詩。（詳注九，鏡銓七。）詩云：「蜀道多早（一作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音層）波上，臨虛蕩高壁。……」當亦臨嘉陵江上。詳注引方輿紀勝云：「石欄橋在綿谷縣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軍界營橋欄閣共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六間，其著名者爲石櫃閣、龍門閣。」鏡銓引方輿勝覽，內容一字不異。今檢紀勝一八四，仇引不誤。然此於石欄橋條帶述石櫃閣，並未詳其地望。檢紀要六八廣元縣目龍門閣條附云：「石櫃閣，郡志云在縣北二十五里。」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石櫃閣在廣元縣北二十五里。唐杜甫有詩。」無他異說，姑從之。

又南經佛龕（千佛崖）至利州治所綿谷縣（今四川廣元縣），約二十五里。

石櫃閣南距綿谷縣二十五里，已詳前條。

佛龕之名，余始見於蘇頲詩文。詩題爲「利州北佛龕前重于去歲題處作。」詩云：「重巖載看（一作戴清）美，分塔起層標，蜀守經塗處，巴人作禮朝。」（全詩二函二册）是此龕當爲入蜀所經。文題爲「利州北題佛龕記」。云「禮部尚書兼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劍南節度諸州軍事許國公蘇頲敬造，因寓言曰：……山兮水兮路窮峻，鬱南望兮此情多。吾又見像法住世於巖之阿，百千萬億兮相觀我，載琢載追兮，吾匪他……」（全唐文二五〇）則當作於開元十一年至十三年間。（參本傳及吳廷燮唐方鎮表六。）考蜀中廣記二四廣元縣條引本志「（縣）北十里千佛崖，卽古龍門閣。先是懸崖架木作棧而行，後鑿石爲千佛像，成通衢矣。」紀要六八廣元縣龍門閣條，同。又云：「明洪武二十四年，景川侯曹震相視開鑿，壘石爲岸，益爲坦途。」是此千佛崖之開鑿必在明初以前。史岩云：今廣元縣北五公里嘉陵江東岸有千佛崖。其大雲古洞外有「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韋杭功德」題刻，時在開元初。又其副倅李光題記，開元十年六月七日。另有數唐刻。是千佛崖之開鑿最遲在盛唐時代。

故乾隆廣元縣志云：「千佛崖，……峭壁千仞，逼臨大江。……先是懸岩架木，作棧而行，唐韋抗鑿石爲路，並鑿千佛，遂成通衢。」然據若干洞窟佛像彫刻作風，當始於北魏，（見史岩撰關于廣元千佛崖造像的創始時代問題，刊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二期。）今按史岩之說蓋可信，此當卽蘇頲詩文所指。則唐世縱無千佛崖之名，然大道所經必自唐已然。

附羅川偏道　前引宋史王全斌傳，過三泉，至嘉陵（續通鑑長編作嘉川）。大軍取羅川偏道，分軍從大道並進，會於小漫天南之深渡。按紀要六八廣元縣目，石亭戍條：「羅川戍在廢嘉川縣東南。」又嘉川城條：「縣東北五十里。」又引郡志，「嘉川城在今縣東百里，地名嘉川鄉。蓋自嘉川驛向東紆回，取嘉川縣羅川路也。

州縣城廓在嘉陵江東岸一里。爲蜀北軍事重鎭。

元和志二二利州緜谷縣，「西漢水一名嘉陵水，經縣西，去縣一里。」其地爲蜀北重鎭，故隋於此置利州總管府以鎭之。宋嘉祐八年陳恢通判廳題名記：「益昌之南，陸走劍門，過劍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由閬、果而去適夔、峽焉。西則文、龍二州，東則會集、壁諸郡，故益昌於蜀，最爲都會。」（輿地紀勝一八四利州風俗形勢目引。）按此「益昌」謂利州益昌郡，非指益昌縣而言。然州之見重，亦正以益昌縣爲交通樞紐。蓋縣當嘉陵白水之會，故有水陸交通之利也。

有嘉陵驛，在城西一二里，瀕臨嘉陵江，蓋入劍閣道之途也。

嘉陵驛屢見唐人詩篇。元長慶集一七使東川詩序，元和四年作。起駱口驛盡望驛台二十二首。就中有嘉陵驛二首。（全詩六函九册稹集一七。）又武元衡有題嘉陵驛，（全詩五函七册，元衡集二。詩云：「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上更青天。」）雍陶有宿嘉陵驛，（全詩八函六册。）薛能有嘉陵驛見賈島舊題、題嘉陵驛（詩云：「江濤千疊閣千層，銜尾相隨盡室登。」）及嘉陵驛三首，（全詩九函二册，能集三。）張嬪有題嘉陵驛，（同上十函十册。）薛濤有續嘉陵驛詩獻武相國。（同上十一函十册。）按蜀中廣記二四保寧府廣元縣，「驛路有曰問津。志云：昔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名。按卽古嘉陵驛也。在治西一里。」而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嘉陵古驛在廣元縣西二

里，唐時驛道。」又有問津驛「在廣元城內。」是明清之問津，非卽唐之嘉陵也。但在城西，蓋臨江而設，當無可疑。

由緜谷西南四十五里至益昌縣（今昭化縣治）。縣東北三里有桔柏渡，卽白水會嘉陵江處，架浮梁嘉陵江上，爲津渡之要，故五代南北用兵，屢焚浮橋爲守禦之計。

杜甫同谷入蜀紀行詩（詳注卷九，鏡銓卷七。）有桔柏渡云：

「青冥寒光渡，架竹爲長橋。竿濕烟漠漠，江永風蕭蕭，連筏動蝴蝶，征衣颯飄颻。……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商通荆門路，濶會滄海潮。」

按舊玄宗紀，天寶十五載，避亂入蜀。七月「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柏江，有雙魚夾舟而躍。」卽此桔柏渡也。至唐末五代，屢見載籍：

舊一八四楊復恭傳：「國舅王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奏授黔南節度。至桔柏江，覆舟而沒。」通鑑二五八大順二年條，略同。但作吉柏津。

舊五代史五一魏王繼岌傳：伐蜀。蜀主王衍督師利州。聞三泉之敗，「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柏津浮梁而去。」通鑑二七三同光三年條同。

通鑑二七四，同光三年，李紹琛爲繼笈先鋒，「至利州，脩桔柏浮梁，」濟江至劍州。

又二七四，天成元年，魏王繼笈東還「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自稱兩川節度。

續通鑑長編五，乾德二年，王全斌伐蜀，「追奔至利州北。昭遠（蜀軍都統王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

據此諸事，其爲津要可知。檢一統志保寧府卷津梁目云：「方輿勝覽：桔柏渡在昭化縣。今昭化縣有古柏，土人呼爲桔柏，故以名潭。（按通鑑二五八胡注略同。）舊志，今在縣東北三里，卽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唐宋以來皆造浮梁於此。」紀要六八昭化縣，「桔柏津，縣東三里。」「地多桔柏，因名。」關於地名之解釋，似紀要爲正。昭化卽唐之益昌，則津渡在益昌縣東北三里，架浮梁於嘉陵江上也。

益昌當嘉陵白水之會，爲交通樞紐，利州之見重蓋以此也。當置驛。

岑參奉和杜相公發益昌：「相公臨戎別帝京，擁麾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

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全詩三函八册參集三。）此卽杜相公由京入蜀道經益昌也。益昌東北通金牛道，西南通劍閣道，卽今考之道也。其西北則循白水出隴西，東南則沿嘉陵至閬、合。故爲川北交通重地。此地去利州嘉陵驛不到四十五里，正當置驛。但於唐無考。而通鑑二五八大順二年條，胡注云：「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此名津。」則此驛當甚古，疑卽唐驛也。

由益昌西南入山區，踰白衞嶺至小劍戍故城五十一里。又三十里至方期驛、劍門縣。又五里至劍門關。又五里經開遠戍至大劍山口，置大劍鎭戍。此道絕險，稱爲劍閣道，亦曰石牛道，傳爲張儀伐蜀所經。

劍閣道始見於華陽國志二漢中志。志云：「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有閣尉。」一統志綿州卷古蹟目引舊志，漢德陽故城在梓潼縣北境。則此劍閣道卽指劍門閣道而言也。其後迄五代，有關劍閣道行程里距之重要材料有下列四條：

水經注二〇漾水注：「清水……逕始平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歎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豈不奴才也。」

元和志二二利州益昌縣條：「小劍故城在縣西南五十一里。小劍城去大劍戍四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道。自縣西南踰小山，入大劍口，卽秦使張儀司馬錯代蜀所由路也。亦謂之石牛道。」

同書三三劍州普安縣條：「劍閣道，自利州益昌縣界西南十里（「十」上當奪一數目字）至大劍鎭，合今驛道。秦惠王使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卽此也。後諸葛亮相蜀，又鑿石駕空爲飛梁閣道以通行路。」

舊唐志劍州劍門縣條：「縣界大劍山卽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所有小劍山。大劍山有劍閣道三十里，至劍處（？）張載刻銘之所。」

據元和志，由益昌西南五十一里至小劍戍故城，又四十里至大劍鎭戍，華陽志及酈注、舊志云三十里，蓋就兩山間之閣道而言。劍閣道卽兩山間一段行程。

此觀酈注及元和志甚明。寰宇記八三綿州巴西縣條：「大劍鎮，在劍閣口，一人荷戟，萬夫莫向。」謂鎮爲劍閣道之南口，亦其明證。而舊志記述，以爲劍閣僅在大劍山，蓋欠妥。且輿地紀勝一九二劍門關景物下云：

「大劍山，在劍門縣，亦曰梁山。又有小劍山在其西北三十里，又有小劍故城在益昌縣西南五十里。……大劍雖號天險，有阨塞可守，崇墉之間，徑路頗夷。小劍則鑿石架閣，有不容越。太白所謂猿猱欲度愁攀援者，其謂是也。」

是小劍較大劍尤險，正閣道所在。舊唐志屬辭欠妥無疑。紀要六八劍州大劍山條：「志云，大小劍山峰巒聯絡，延亙如城，下有隘路，謂之劍門關。大劍路頗平，小劍則石上架閣，尤險峻。有大小劍水出於山下。勝覽云：大劍絕頂有玉女台，峭壁千仞，下瞰古道，行人如蟻。」大抵閣道多行於兩山之下。

據上所考，由益昌西南入山區五十一里至小劍戍故城，又四十里至大劍口鎮戍，里距甚明。此卽秦張儀伐蜀之路，所謂劍閣道也。元和志三三，又云劍州東北至大劍鎮四十八里，至利州一百九十里。核計里程，當卽此線。此線行程，尚有數地名可考如次：

白衞嶺　杜光庭歷代崇道記（全文九三三）：「（天寶）十五載，帝幸蜀，……又於利州益昌縣山嶺上，見混元騎白衞而過，示收祿山之兆，詔封其山爲白衞嶺。」是則嶺名始於天寶末，爲大道所經。又唐詩紀事一〇李嶠條：「嶠汾陰行。……天寶末，明皇……幸蜀，登白衞嶺，覽眺良久，又歌是詞。」計有功注：「利州昭化縣之南境與劍門相接，有鋪曰白衞鋪。」輿地紀勝一八四，同。是當在昭化劍門道上。又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蜀後主王衍北巡，歷梓橦、劍門，過白衞嶺，至利周（州）（云據王氏聞見錄。）同書四三二周雄條：「僕嘗行次白衞嶺」云云（出北夢瑣言）。亦皆見其在劍利間大道上。又茅亭客話一虎盜屐跡條：「聖朝未克蜀前，劍、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衞嶺石洞磎虎名披鬃文。」亦云在劍、利之間。是劍門利州道上有白衞嶺，計有功之說是也。復考通鑑二七七長興元年條云，王弘贊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胡注引李昊蜀高祖實錄：

「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衞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關寨。」

是此嶺卽當小劍道上，而在小劍之東，昭化之西南也。檢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白衞嶺在昭化縣西南五十里，與劍門相接。」又云「人頭山在昭化縣西四十里。」紀要六八，同。是白衞嶺蓋緊接小劍戍之東，而人頭山蓋偏北，不當正道歟？

劍門縣、方期驛　元和志三三，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有劍門縣，「西南至州六十里。」寰宇記八四，同。（州東北至利州里數有兩條，一作一百九十里，一作二百里。）則劍門縣當在利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卽益昌縣西南八十五里。亦卽小劍戍西南三十餘里處。又云大劍鎭在州東四十八里，則縣當在鎭東十里而遙。故今姑作小劍戍之西三十里，大劍鎭之東十里處。寰宇記八四劍州劍門縣：「本漢梓潼縣地，諸葛武侯相蜀，于此立劍門，以大劍山至此有隘東（輿地紀勝一九二引作隘束，是也。）之路，故曰劍門。卽姜維拒鍾會于此。唐聖曆二年，分普安臨漢陰平三縣地於方期驛城置縣。」聖曆二年以下，舊書地理志劍州劍門縣條同。惟臨漢作永歸。輿地廣記三二，與舊志同。又云：「有大劍山，劍門峽，劍門關，劍閣道。」是因大劍束隘峽口爲名，其地則舊有方期驛也。

劍門關　此一地帶雖久以險要名，但似未置關。隋志，此處亦無關官。唐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上中下三等關二十六，亦無此關名。然杜甫劍門云：「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李白蜀道難：「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則天寶末當已置關矣。孫樵出蜀賦（全文七九四），「出大劍之複關。」是且不只一關。又通鑑二七四，後唐天成元年，「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同書二七七長興元年「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五月，「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是則至五代更有增置矣。又輿地碑記目四劍門關碑記條有修關石刻，「在天成五年四月。又有五代勅牒甚多，皆天成長興廣政間牒也。」蓋世亂關隘爲重，故屢經修治。復考九域志八劍門關：「景德三年，以劍州劍門縣隸關，以兵馬監押主之。熙寧五年，縣復隸劍州。」輿地紀勝一九二劍門關：「皇朝伐蜀，克劍門，擒蜀將王昭遠。蜀平，遂以劍門縣

隸劍門關，兵馬都監主之。（本注：國朝會要在景德二年。）又以劍門關直隸京師（本注：國朝會要云在景德三年。）又引圖經云：「劍門關，承平時，以東京兵出戍。關有路分，有駐泊，皆得進表。劍門知縣亦同管關事。」「景德中，勅委劍門監押使臣兼知縣事，遂移縣治在劍門關寨南。」又引劍門集云：「景德中以縣不隸於州，俾司關者兼治之。熙寧中，關縣析而爲二，皆隸於州。」同書一八六隆慶府（劍州）劍門縣條，略同。是至宋初，益重此關，直屬朝廷如三泉，不隸地方州府矣。又據此所引各條，知宋初關縣不在一處，但相近耳。此當承唐而來。至景德中始移縣治就關南設置。按前引元和志、寰宇記，縣在劍州東北六十里，而九域志八劍州，劍門縣在「州東北五十五里。」當爲移就劍門關後之位置。是則關在劍州東北五十五里；宋初以前，縣在關東五里也。然則關正在劍門縣、大劍鎮之間，蓋卽大劍山峽谷之北口矣。又據此里距，是在下文所考開遠戍鍾會壘之東二三里處，紀勝稱鍾會「既度劍閣，居死地。」正謂已度越此處耳。

大劍鎮、開遠戍　通典一七六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亦曰大劍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開遠戍之名始見於隋書三七梁睿傳。傳述睿平蜀事云：「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嚴拒平林，並擢來降。」謙將達奚恭「分兵據開遠。睿謂左右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是開遠在劍閣之西，當軍事要衝甚明。復檢元和志三三劍州普安縣目有三條專記大劍山、大劍鎮、開遠戍及鍾會姜維故事云：

「鍾會故壘，一名開遠戍，在縣東北五十三里，亦曰空冢戍。晉鍾會軍至此，旣度劍閣居死地，遂掘冢爲死戰。旣無所埋，故曰空冢。後魏改名開遠戍。」

「大劍山亦曰梁山，在縣北四十九里。初姜維自沓中爲鄧艾所摧，與張翼董厥合，還保劍門，以拒鍾會。卽此也。」

「大劍鎮在縣東北四十八里，本姜維拒鍾會壘也。在開遠戍東十一里。其山峭壁千丈，下瞰絕澗，飛閣以通行旅，梁時於此置大劍戍。」

是則大劍鎮當在劍州東北近五十里處，又東三四里卽開遠戍也。輿地紀勝一八

六隆慶府（劍州）古迹目，鍾會壘「在普安縣之北五十三里，三江合流。上有一峰，乃鍾會屯兵之地。會至此，既度劍閣居死地，遂倒糧掘冢，爲死戰焉。唐人詩有：鍾會壘邊山月白，……」亦與此合。元和志第三條「開遠戍東十一里。」疑有誤。（張氏考證已疑之。）

然此閣道在唐世已非驛道幹線。驛道幹線當在此閣道之南，東自益昌與閣道分途，西至開遠戍大劍鎮，復合爲一道。驛道較坦，蓋卽隋文帝初年所修建者。

前引元和志三三劍州普安縣：「劍閣道自利州益昌縣界西南十里（十上脫一數字）至大劍鎮，合今驛道。」是閣道非「今驛道」，甚明。而兩道會合處則在大劍鎮。考隋書文帝紀卷首云：

「王謙爲益州總管，……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兵屯劍閣，陷始州。……乃命（略）梁睿討平之。……巴蜀阻險，人好爲亂，於是更開平道，毀劍閣之路，立銘垂誡焉。」

是隋文帝鑒於王謙恃劍閣之固，乃毀閣道。別開平道，疑卽元和志所謂「今驛道」也。此「今驛道」當在劍閣道之南，不在北。何者？前考白衞嶺條，據胡注引蜀高祖實錄記事云，北軍由白衞嶺人頭山向北繞經小劍山至漢源驛出頭。此在劍閣道之北也，明爲僻道微徑，非驛道。且下文考望喜驛，爲唐人入蜀所常經。其地望在益昌之南，嘉陵江畔，是驛道在劍閣道之南也。盧照鄰入蜀詩有至望喜矚目言懷貽劍外知己及大劍別劉右史兩首，尤驛道經望喜至大劍之明證。則驛道在閣道之南必矣。

此驛道蓋由益昌向南沿嘉陵江西岸至望喜驛。漢川入蜀之驛道自三泉南來，皆略沿嘉陵江而行。至此驛，江流折向東南入閬州，而入成都大驛道則離開江水向西南入劍門矣。

望喜驛屢見於唐人詩篇。如元稹使東川詩有望喜驛一首。（元長慶集一七。）又李商隱望喜驛別嘉陵江水詩云：「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玉谿詩箋注四。）薛能雨霽宿望喜驛云：「江水依然浩浩聲。」（全詩九函二册薛能集三）皆卽此驛。又盧照鄰入蜀詩有至望喜矚目言懷貽劍外知己一首（全詩一函九册照鄰集一）當亦此地。按九域志八利州，昭化縣在「州南三十三里。」有「昭化、望喜、白

水三鎮。」檢一統志保寧府卷關隘目：「望喜鎮，在昭化縣南，江水折而東流處。蓋卽唐望喜驛。」是在益昌縣南。而紀要六八廣元縣籌筆驛條，「縣北四十里有望喜驛，唐名也。今曰沙河馬驛。」是在緜谷縣北。此二說相距蓋百里以上。蜀中廣記二四廣元縣條：「南去有望喜驛，今廢。」玉谿詩詳注四，引廣元縣志文與此同。是一地有三說矣。據李商隱詩，商隱自北沿嘉陵江水南來，至此驛蓋向西南入劍門，而江水則在此驛折而東南入閬州。復考御覽五八三引羯鼓錄：「永泰中，杜鴻漸爲三川副元帥，……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驛入漢川矣。自西南來始至嘉陵江頗有山景致。……乃與從事楊崖州杜亞輩登驛樓望月。」（廣記二〇五杜鴻漸條引羯鼓錄作望嘉驛，蓋形譌。而驛下有「路」字，是也。今本羯鼓錄作望嘉陵驛，誤也。）此亦顯示望喜驛之地望，與商隱詩合。是一統志以爲「在昭化縣南，江水折而東流處。」是也。紀要以爲在廣元之北，形勢固不合。廣記以爲在廣元縣南，亦未爲正。蓋驛道直至益昌南尙沿嘉陵江而行也。

據此，驛道自益昌縣向南行。元和志二二利州益昌縣條述劍閣道下，又云：「又有古道，自縣東南經益昌戍，又東南入劍州普安縣界，卽鍾會伐蜀之路也。」疑隋唐驛道（至少東段）實略循此古道歟？

由望喜驛向西南至泥溪，蓋三四十里。

通鑑二七四後唐天成元年，述伐蜀回程云：

> 「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時（李）紹琛將後軍在魏城。……是日（二月丙申）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筧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參看舊五代史七四康延孝傳及新舊五代史魏王繼笈傳。）

觀此行程，泥溪當在劍州之東。又通鑑二六八梁乾化元年，岐兵伐蜀，蜀將王宗侃退守安遠軍（卽西縣）。「蜀主如利州。……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胡注：「泥溪當在劍州北，利州界。」略得之。王勃有泥谿詩云：「弭櫂凌奔壑，低鞭躡峻岐，江濤出岸險，峰磴入雲危，溜急船文亂，巖斜騎影移。」……（全詩二函一册勃集二）當卽此地。紀要六八昭化縣目，「泥溪河，縣西四十里，下流入嘉陵江，往來通道也。」下引前兩事以實之。是

當在由望嘉驛向西南渡泥溪河處。其地既屢爲君王所駐，當頗大，可能置驛，疑卽在望喜西南三四十里處。

又西南至大劍鎭，蓋亦一驛之程歟？

前引元和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寰宇記述劍州東北至利州里距有兩項數字，一爲一百九十里，一爲二百里。一百九十里之數，與前考劍閣道各段累積之里數（一百八十五里）略合。疑二百里乃驛道里數。今核之驛道各段里數，劍州至大劍鎭近五十里。若益昌經望喜、泥溪，至大劍鎭三程各以三十五里計，則劍州至益昌一百五十五里，至利州恰得二百里之數。

大劍鎭蓋當劍門山脈在此地區之總口，稱爲蜀門。隋文另闢坦途，仍不得不取道於此。故與劍閣道相會也。

劍閣道及驛道會合於此。「其山峭壁千丈，下瞰絕澗，飛閣以通行旅。」皆見前引元和志三三。

前引寰宇記八四劍門縣條：「諸葛亮相蜀，於此立劍門，以大劍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劍門。」此當指劍門縣關至大劍鎭一帶十餘里間而言，故此一帶爲入蜀必經之路。于邵劍門山記（全文四二九）云：。

「趨蜀之路，必由是山。連峰戞天，上絕飛鳥，極於此也。峭壁中斷，兩崖相嶔，如門斯闢，如劍斯植。」

扼要道，勢險峻，此數語足以盡之，可與元和志、寰宇記相印證。其他狀此山之險者尙多，茲擇錄四則如次：

張載劍閣銘：「巖巖梁山，積石峨峨，……南通邛僰，北達褒斜。……惟蜀之門，作固作鎭，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淸斯順……。」（全晉文八五）

杜甫劍門：「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少陵集詳注九）

岑參入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不知造化初，此山誰開坼，雙崖倚天立，萬仞從地劈，雲飛不到頂，鳥去難過壁，速駕畏巖傾，單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亭午日暫赤，凜凜三伏寒，巉巉五丁跡，……陡覺煙景殊，查將

華夏隔。……」（全詩三函八册參集一）

李德裕劍門銘：「羣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爲蜀門，層岑峻壁，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闕，翠嶺中橫，黯然黛色。（原注：劍門當中有一峰，峻嶺橫峙，望若列屏，此一峰爲最奇，而說者未嘗及之也。）樹茲雄屏，以衞王國，峰拔井幹，溪回溝洫，嚴守重扃，隱如臨敵。」（全唐文七一一）

觀此四則，益見其險峻之狀。老學庵筆記八：「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惟其無寸土故益見峻拔耳。

劍門爲歷代用兵要衝，紀要六八四川名山條所述已詳，今不錄。

大劍鎭以南道漸平坦。約十五里至青強店，又五里至漢源驛。

陸游初入西州境述懷：「自行劍南關，大道平如蓆，日高徐駕車，薄暮亦兩驛。」足見大劍以南大道已較平坦。

漢源驛、青強店，通鑑二七七長興元年條云：「石敬瑭入散關。……王弘贇……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胡注引李昊蜀高祖實錄云：

「北軍自白衞嶺人頭山後，過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關寨。」

是劍門之南或西南有漢源驛。又廣記四三二周雄條云：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衞嶺石洞溪虎暴尤甚。……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憩于漢源驛。其孀嫂……倚驛門而看，爲虎攫去。（出北夢瑣言）」

此卽蜀高祖實錄之漢源驛也。又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參看續通鑑長編卷六）述乾德三年伐蜀事云：

「（王）昭遠……退守劍門。（全斌）遂克利州。……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卽益昌縣）。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諸君宜陳進取之策。侍衞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長編「大路」作「官道」。）可於此進兵，卽劍門不足恃也。……康延澤曰：……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青強，北

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蜀人……棄砦而遁。昭德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遂克劍州。」

據此，青強店在劍關南二十里，當大道，如以前考里數度之，約當在大劍鎭南十五里。漢源坡驛又當在青強稍西南也。檢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漢源坡，「在劍州東。舊置驛於坡上，曰漢源驛。」又引舊志，「漢源坡在州東三十里。」紀要六八，亦云「州東三十里。今有漢源橋。」大劍鎭在州東北近五十里，則青強當在漢源之東北約五里矣。

由漢源驛西南三十里至劍州治所普安縣（今劍閣縣治）。北依層山，南瞰巨澗，形勢險要。當置驛。

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元年，「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孟知祥將）趙廷隱陣于牙城後山。」胡注：「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澗，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邊山而立是州，一逕坡陁，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此州置驛無疑，不待論。王勃有普安建陰題壁詩云：「江漢深無極，梁岷不可攀，山川雲霧裏，遊子幾時還。」（全詩二函一册勃集二）疑建陰乃普安縣驛名。

劍州西南十餘里或約二十里至稅人場。

廣記四三二周雄條：「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則（劍之譌）利之間白衞嶺石洞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時遞鋪卒周雄者……前後於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出北夢瑣言。）」又茅亭客話一虎盜屏跡條云：「聖朝未克蜀前，劍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衞嶺石洞溪，虎名披宗文，地名稅人場……」是劍利之間有稅人場，爲大道所經。復考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蜀後主王衍……遂決幸秦之計……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磵山，忽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聲動溪谷。問人，云將過視人傷，懼有鷙獸搏人。……衆中有人言，適有鷙獸……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長途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大笑。（出王氏聞見錄。）」云至劍州西二十里，將過視人傷，則地在州西不到二十里

處。然視人傷地名不可解。觀其事類、時間、地望，皆與前兩條相近，疑「視人傷」卽「稅人場」之形譌。以其爲稅人之所，故李浩弼有「山王稅殺」之譏，致少主覽之大笑也。

又西南行至武連縣（今武連驛），去劍州八十五里。

前泥溪條引通鑑二七四後唐天成元年紀及舊五代史七四康延孝傳，魏王繼笈伐蜀東還，至武連。按武連乃劍州屬縣，在州西南八十五里。見元和志三三、輿地紀勝一八六。蜀中廣記二六，「劍門東南有七盤嶺。……方輿云，武連縣在七盤山上。」

又西南經上亭驛（今有上亭鋪）至梓潼縣（今縣），七十五里。

北朝時期梓潼當驛道，見周書一一叱羅協傳。

新五代史六三前蜀世家，王衍幸秦州，「行至梓潼」又「至緜谷」。聞唐師入境。是唐末五代梓潼仍當秦蜀道也。又寰宇記八四梓潼縣目引圖經，玄宗幸蜀過此縣。又引唐書，僖宗幸蜀過此縣。則爲大道所經無疑。檢元和志三三、寰宇記八四、輿地紀勝一八六，梓潼縣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則當在武連縣西南七十五里。孫樵出蜀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劍之複關。」（全文七九四。）梓潼江卽在城西。又輿地紀勝一八六隆慶府古迹目：「上亭驛，在梓潼武連二縣之界。唐明皇幸蜀聞鈴聲之地。又名琅璫驛，前輩詩什極多。」又同卷詩目引羅隱上亭驛詩云：「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則唐驛也。紀要六八梓潼縣：「上亭驛在縣北二十里。唐置。」一統志綿州卷關隘目：「上亭鎭在梓潼縣北。唐爲上亭驛。宋置鎭。……舊志在縣北二十里。今爲上亭鋪。」度其地望蓋在武連之西約五十餘里歟？

又西南六十五里至魏城縣（今有魏城鎭）。

前泥溪條引通鑑二七四，及舊五代史七四康延孝傳，後唐魏王繼笈伐蜀，軍還，繼笈軍至武連，李紹琛（康延孝）將後軍在魏城。又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乾德三年多伐蜀，「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皆魏城縣當大道之證。陸游有詩題云：「綿州魏成縣驛有羅江東詩云，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戲用其韻。」（劍南詩稿三。）亦其證。按元和志三三，緜

州東北至劍州二百九十里。（兩州至京里數之差亦爲二百九十餘里。而通典、寰宇記，作二百八十里。今從元和志。）魏城縣在綿州東北六十五里。則在梓潼西南六十五里也。又西南三十五里至奉濟驛，又三十里至綿州治所巴西縣（今綿陽縣），有巴西驛。有綿江浮梁。

綿州爲大道所經，前於論此道之大方向時已詳引君主行幸與用兵路線以明之。通典一七六，巴西郡綿州「今郡城卽漢潼縣也，在成都東北之要。」正以交通樞紐耳。權德輿送主客仲員外充黔中選補使序云：「今君道劍門，抵左綿。」（全文四九一。）亦謂道里所經也。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三年，「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尤見當路之要。檢元和志三三、寰宇記八三，魏城縣在綿州東北六十五，是里距可知。杜甫有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詳注一二），是驛名亦可考。

舊五代史七四康延孝傳，後唐伐蜀，延孝爲前鋒。「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兵深入，利在急兵，……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卽迎降。如俟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是綿州西南跨綿江有浮橋爲津渡之要也。

奉濟驛，見杜甫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詩（詳注卷一一）。詩云：「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詳注引郭知達本注：「驛在綿州三十里。」未明東西方位。按此前一首爲「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重送所謂「昨夜月同行」，卽指前一詩。前一詩已在綿州。蓋次日嚴武東行，杜公又送一驛，是在州東三十里也。

又西南八十七里至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爲羅江縣（今羅江縣），縣西有萬安驛。又有羅江驛，豈一驛異名耶？

元和志三三，綿州羅江縣，「闕」。寰宇記八三綿州羅江縣，州「西南八十七里。」「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晉末亂，移就潺亭，今縣是也。……

唐天寶元年改爲羅江縣。」是縣本名萬安，後改羅江。考李商隱有爲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啓云：「得當道萬安驛狀報。伏承遣兵馬使陳朗賫幣帛鞍馬辟召小男者。」（全文七七六。）按河東公謂柳仲郢，時爲東川節度使；京兆公謂杜悰，時爲西川節度使。是萬安驛必爲由西川入東川之第一驛。正當在羅江縣，蓋縣雖改名羅江，而驛仍萬安之名也。一統志綿州卷古蹟目萬安故城條：「萬安縣，……唐天寶元年改爲羅江。方輿勝覽，今爲萬安驛，在羅江縣西。舊志，萬安驛在縣西一里。」又蜀中廣記九羅江縣條：「圖經，唐明皇幸蜀至萬安驛，歎曰，一安尙不可，況萬安乎？乃回輦宿眞明寺。按驛在治西一里。昔有碑書一安尙不可句，云是玄宗親筆。今亦毀蝕。」是在羅江縣西一里。然唐彥謙有羅江驛詩（全詩十函五册，彥謙集二）。據全詩排列，此後爲奏捷西川題池江驛。彥謙在川中甚久，此當卽綿州之羅江驛也。豈一驛先後異名耶？

又西南十里至白馬關，與德陽縣之鹿頭關相對。核之里數，蓋卽一關之東西口，分屬兩州縣耳。大道自北南來，此爲最後之險隘矣。

續高僧傳二七釋慧岸傳：「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蜀人……謂在天外。……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是鹿頭之名甚早，當通劍北大道。又新志，緜州羅江縣，「有白馬關。」寰宇記八三綿州羅江縣，「白馬關在縣西南十里，與鹿頭關相對。」是必亦當大道也。

鹿頭關在唐中葉以後屢見史傳，極有名。今據通鑑錄數事如次：

> 德宗建中四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鹿頭戍將叱千遂等討之，斬朏。」（卷二二九）
>
> 憲宗元和元年，高崇文伐蜀。「劉闢城鹿頭關，連八寨，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寨於關東萬勝堆。（萬勝堆，此戰後改名龜勝山，見全唐文七一六鄭宗經德陽龜勝山道場記。又參看紀要六七）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遂長

驅直入成都。」（卷二三七）

僖宗中和元年「正月，車駕發興元，」幸成都。「（陳）敬瑄迎謁於鹿頭關。」（卷二五四）

又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以討陳敬瑄爲名。詔以「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以討之。」「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略）據鹿頭關以拒之。」（卷二五五）

又光啓三年，王建在梓州，西川陳敬瑄召之，「建至鹿頭關。……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卷二五七）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伐蜀。「李紹琛進至綿州。……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胆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卷二七四）

觀此諸事，鹿頭關之衝要可知。蓋不惟爲劍綿入漢州道，且爲梓州入漢州道也。然盛唐以前蓋尚未置關。故六典上中下二十六關無此名。通典亦不載。杜甫鹿頭山詩，亦不以關名也。其置關蓋自安史亂後始。元和志三一漢州德陽縣，「鹿頭戍，在縣北三十八里。」當卽關城所在。（紀要六六關在德陽縣北三十里。）今以里距按之。據元和志三一、三三，漢州東北至綿州一百八十里。德陽在漢州東北四十五里，關戍又在縣北三十八里。則關戍在漢州東北八十三里。卽在綿州西南九十七里。前考白馬關正在綿州西南九十七里。寰宇記云，白馬關與鹿頭關相對。明卽一關之東西口耳。

此關既當成都東北要道，唐代文史頗能見其概。舊一五一高崇文傳云：

「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按此里數當指德陽縣而言。）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堆在鹿頭之東，據堆下瞰鹿頭城。」

杜甫鹿頭山（詳注卷九）：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詳注引王洙曰：自秦入蜀，川嶺重複，

極爲險阻。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沃野千里，葱鬱之氣，乃若煙霞靄然。」）

此二事皆足見此地之形勢。蓋自北南來，此爲最後之險隘。過此則平疇沃野，無復險阻，故爲兵家必爭之地。

又南三十八里至德陽縣（今縣），又西南四十五里至漢州治所之雒縣（今廣漢縣）。有白楊林鎮，在州東北，蓋亦爲大道所經歟？

鹿頭戍南至德陽縣里數見前引元和志三一。通鑑二三七，憲宗元和元年，高崇文伐劉闢，闢堅守鹿頭關，崇文重困之，而進破闢軍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然後取關城，乃長驅入成都。又新一八九高仁厚傳：陳敬瑄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討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是自鹿頭關經德陽入漢州也。而通鑑二五七僖宗光啓三年，王建破鹿頭關，敗漢州刺史於綿竹，拔漢州，然後拔德陽。是自鹿頭關經綿竹入漢州也。蓋地勢已平，軍事運用，不必遵一道矣。然考通鑑二七四，後唐同光三年，魏王繼笈伐蜀至綿州，蜀請降。繼笈經德陽、漢州至成都。此時蜀已平，繼笈當遵幹線以進。又考新五代史六四後蜀世家，周師來伐，蜀遣趙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此非軍事行動，蓋取經常幹線。故知德陽實在幹線上，綿竹則非也。

德陽西南至漢州四十五里，見元和志三一。而寰宇記七三作五十里。今從元和志。漢州爲大道所經，前引材料已屢見，不具引。

又有白楊林鎮。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三年，「東川節度使董璋……謀襲成都。……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兵至漢州。」胡注：「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此似在漢梓界上，屬漢州者。然考茅亭客話一虎盜屏跡條：「聖朝未克蜀前，劍、利之間……白衞嶺石洞磎，虎名披鬃文，……緜、漢之間白楊林，虎名……」是又當在綿、漢道上，過此卽至漢州。蓋在州東至德陽道中歟？

州治近郊有金雁驛，蓋因金雁河橋而得名。

韋莊漢州詩：「十日醉眠金雁驛，臨歧無恨（一作限）臉波橫。」（全詩十函九册，莊集六。）詩題爲「漢州」，而云醉眠金雁驛，當在州治所。

復考寰宇記七三漢州雒縣：「君平卜台，任豫記云：廣漢郡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台高數丈。雁橋，李膺記云，張任與劉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敗。」是漢州治所久有雁橋之地名。又元和志三一，漢州雒縣，「君平卜台在縣東一里。鷹橋在縣南一里。」就方位與字音言，此鷹橋顯卽雁橋。復考通鑑二七四後唐天成元年，任圜圍李紹琛於漢州。「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任圜……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雁橋。」胡注：「金雁橋在漢州雒縣東雁江上，俗傳有金雁，故名。」是金雁橋卽雁橋、鷹橋，在漢州近郊也。金雁驛當卽因此得名，蓋卽在州治東南歟？（紀要六七，橋在州北一里。）又一統志成都府卷山川目，「金雁河，亦名雁江，自什邡縣西南發源，……東南流四十里至漢州城東北，合沈犀河。方輿勝覽，雁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雁，故名。」亦見金雁卽因雁江雁橋得名，地在州治也。

自州西南逾五侯津經武侯庙至雞蹤橋，去州蓋十七里。又五里至彌牟鎭。又十一里至八陣圖，又十九里至新都縣（今縣）。

元和志三一、寰宇記七二皆稱成都至新都四十八里，至漢州一百里。則漢州、新都間當爲五十二里。其間有數地名可考：

舊五代史六二董璋傳，爲東川節度，襲西川孟知祥，戰于漢州之彌牟鎭。鑑誡錄一知機對條，孟知祥奏董璋侵西川事云：

「董璋……五月一日驟入漢川（州），臣其日先差（衙略）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繼之。俱列營於彌牟鎭。比至三日詰旦……一擊而蟻潰。……」

又五代史記六四孟知祥傳述之較詳云：

「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兵始交，……璋遂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請降，以保家族。」

又通鑑二七七後唐長興三年條云：

「五月……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漢州，至彌牟鎭；趙廷隱陳於鎭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陣於武侯庙下。……東川兵大敗。……知祥引

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是夕，知祥宿雒縣。」綜此三條觀之，彌牟鎮在新都北。其北有雞蹤橋，橋北爲武侯廟。廟北有五侯津。皆在漢州西南大道上。通鑑二七七胡注疑雞蹤橋卽金雁橋。誤也。（胡注：「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于金雁橋。璋軍大敗。按金雁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旣敗，知祥追之，夕宿雒縣，豈金雁橋卽雞蹤橋耶？」按聞本薛史無此段，蓋原本有之。然二橋地望不同甚明。）

九域志七，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紀要六七新都縣，「彌牟鎮，縣北三十里，接漢州界。」而一統志成都府卷關隘目，「彌牟鎮在新都縣北二十里，接漢州界。」里距有異。地典作三十里。今姑從之。且據九域志，漢州與成都府接界處在漢州西南二十里。此云接漢州界，亦似以三十里爲正也。前云新都去漢州五十二里，則鎮距漢州應爲二十二里也。又紀要六七新都縣，「雞蹤橋在縣北三十五里。舊志云，彌牟鎮北有雞蹤橋。」是去漢州十七里也。則五侯廟、五侯津以次在北可知矣。紀要六七，漢州湔水條，「自灌縣湔堰分流經崇慶、彭縣、新繁，至新都彌牟鎮北而入州界，合于雒水，故亦兼彌牟河之稱。……又五侯津在州西。或曰卽彌牟河津濟處也。」

鎮南有八陣圖。元和志三一，新都縣，「諸葛亮八陣圖在縣北十九里。」而寰宇記七二，新都縣，「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闕北五里，武侯八陣圖上城西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兩書里數亦有十里之差，今姑從元和志。

唐初有兩女驛，蓋在雒縣、新都間。

法苑珠林三八：「有天竺僧，……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禮，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道宣塔寺感通錄上，略同。據此，驛當在雒縣成都間。然新都至成都不過四十八里，其間已有天廻驛，故此驛或當在新都以北。

縣南十里至毗橋。

通鑑二五二，咸通十一年正月「癸酉，……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

利，退保漢州。」胡注「毗橋在漢州南界。」據此，地當漢州至成都道上無疑。考華陽國志八大同志，太安元年「(李)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羅)尙遣將張興僞降於驤。……」是毗橋之名已久。檢紀要六七，毗橋在新都縣南十里。有毗橋河。一統志成都府卷津梁目亦云縣南十里。

又南八里至天回驛（今天回鎮）。

雲溪友議卷中苗夫人條：「韋皐，……自金吾持節西川，至天回驛，去府城三十里。」本注：「上皇旋駕日以爲名。」（又見廣記一七〇引。）去府城三十里。則在新都南一十八里，毗橋之南八里也。此驛又見鑑誡錄五徐后事條，云徐后有題天廻驛詩。少帝繼題云「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自在青城。」檢蜀中廣記三，成都北三十里有天回山、天回鎮。今按成都市北三十里有天回山，山下有天回鎮，道通新都縣，（據地典。）卽其地也。

又南二十三里至七里亭，又二里至昇仙橋。

通鑑二七四後唐同光三年，蜀主王衍北巡回。「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胡注「亭去成都七里，因以爲名。」）旋遣使約降於唐軍都統魏王繼笈。「甲寅，繼笈至漢州。……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衞出降於升遷橋。」舊五代史一三六王衍傳，「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僞百官班于橋下，衍……面縛銜璧，輿櫬于後。」是七里亭與昇仙橋里距不同。五代史記六三前蜀世家，王衍出巡還成都，百官迎于七里亭。旋出降于魏王繼笈，亦在七里亭。與舊史、通鑑異。檢五代史記一四唐家人傳，魏王繼笈「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降。」是衍之降實在昇遷橋，新史王衍世家作七里亭，誤也。又續通鑑長編六宋乾德三年紀，王全斌伐蜀，「至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是後蜀降禮，亦在此橋也。考華陽國志三蜀志：成都，「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寰宇記七二，亦作十里，並引華陽志。是橋甚古，在城北十里。紀要六七，昇仙橋在府北七里。「十」「七」當有一譌。而薛史明云昇仙橋在成都北五里。今從薛史。則在七里亭南二里也。

又五里至成都府（今成都縣）。

里距見前考。

綜上所考，自金牛縣金牛驛東北行，沿漢水南源，經嶓冢山，百牢關，東至興元府，一百八十里。自金牛西北行，循陳平水，經方鴦驛（此驛地望未定），飛仙嶺，至興州，蓋一百數十里。自金牛西南行，至三泉縣、當置驛。又南沿嘉陵江東岸行，歷老君祠，九井灘，五盤嶺、五盤驛，嘉川驛，籌筆驛，龍門閣，朝天嶺，望雲嶺，小漫天嶺，深渡驛，大漫天嶺，石櫃閣，佛龕，利州治所綿谷縣、嘉陵驛，至桔柏渡。渡嘉陵江，沿江西岸行，歷益昌縣，望喜驛。自此離開江岸向西南行，經泥溪至大劍鎮。益昌縣西有閣道，西經白衞嶺，小劍戍，劍門縣、方期驛，劍門關，開遠戍，至大劍鎮，與驛道合。又西南歷青強店，漢源驛，劍州治所普安縣，稅人場，武連縣，上亭驛，梓潼縣，魏城縣，奉濟驛，綿州治所巴西縣、巴西驛，羅江縣、羅江驛、萬安驛，白馬關，鹿頭關，德陽縣，白楊林鎮，漢州治所雒縣、金雁驛，五侯津，武侯廟，雞蹤橋，彌牟鎮，八陣圖，新都縣，兩女驛（此驛確實地望未定），毗橋，天回驛，七里亭，昇仙橋，至成都府治所成都縣。自金牛至此共凡一千零七十里。歷州治四（利、劍、綿、漢），縣治一十三，驛名可考者一十七。（州縣治所皆當置驛，然不見於唐人詩文史籍者亦不計。）就標準驛距而言，略得其半。

自成都至鹿頭關一百八十三里，道路平坦。鹿頭至劍州三百八十七里，漸入山區。劍州至金牛五百里間，途極險峻，多棧閣，是爲南棧，建設橋閣蓋至數萬，所謂蜀道之險，全在此段。

唐人詩篇，描寫此段棧道之狀況者甚多，前文考各處棧閣已隨地引證。至於廣泛形容之篇什：如李白蜀道難，固已膾炙人口。他如張文琮蜀道難（全詩一函八册）云：

「飛梁駕絕嶺，棧道接危巒。」

歐陽詹棧道銘序（全文五九八）云：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纔纔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粵有智慮，以全元造，立巨衡而擧追氏，縋懸纑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柵，斜根玉壘，

旁綴青泥，截斷崖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踠，堅勁膠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通途，統歧雍之康莊，……繇是贄幣以達，人神會同。……」

又如岑參與鮮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全詩三函八册參集一）

「前日登七盤，曠然見三巴。……棧道籠迅湍，行人貫層崖，巖傾劣通馬，石窄難容車，深林怯魑魅，洞穴防龍蛇，水種新插秧，山田正燒畬，夜猿嘯山雨，曙鳥鳴江花，……」

凡此皆能眞實寫狀蜀道棧閣之景像。宋世圖經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輿地紀勝一九一利州路大安軍風俗形勝目引）蓋不虛也。

入蜀棧道，歷代修營，以維交通，於唐亦然。劉禹錫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全文六〇六）云：

「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於劍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垤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欹，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醯以沃之，潰爲埃煤，一簣可掃，棧閣盤虛，下臨谿砑，層崖峭絕，枘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徑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郤曲稜層，一朝坦夷。」

此既見險峻之狀，又見修繕之方。今日川北交通已化險爲夷，皆歷代如此鑿修之功耳。

輿地紀勝一八四利州景物目下：

「石欄橋在綿谷縣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軍界，管橋欄閣共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間。其著名者爲石檀閣、龍洞閣。」

同書一九一大安軍景物目上：

「興利州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

按大安至興州百數十里，不如劍門前後之險峻，則劍州至三泉（卽大安）之橋閣數決不下於兩萬左右。而護險偏欄不與焉！然此爲南宋末期橋閣數。復考宋會

要方域一〇之二道路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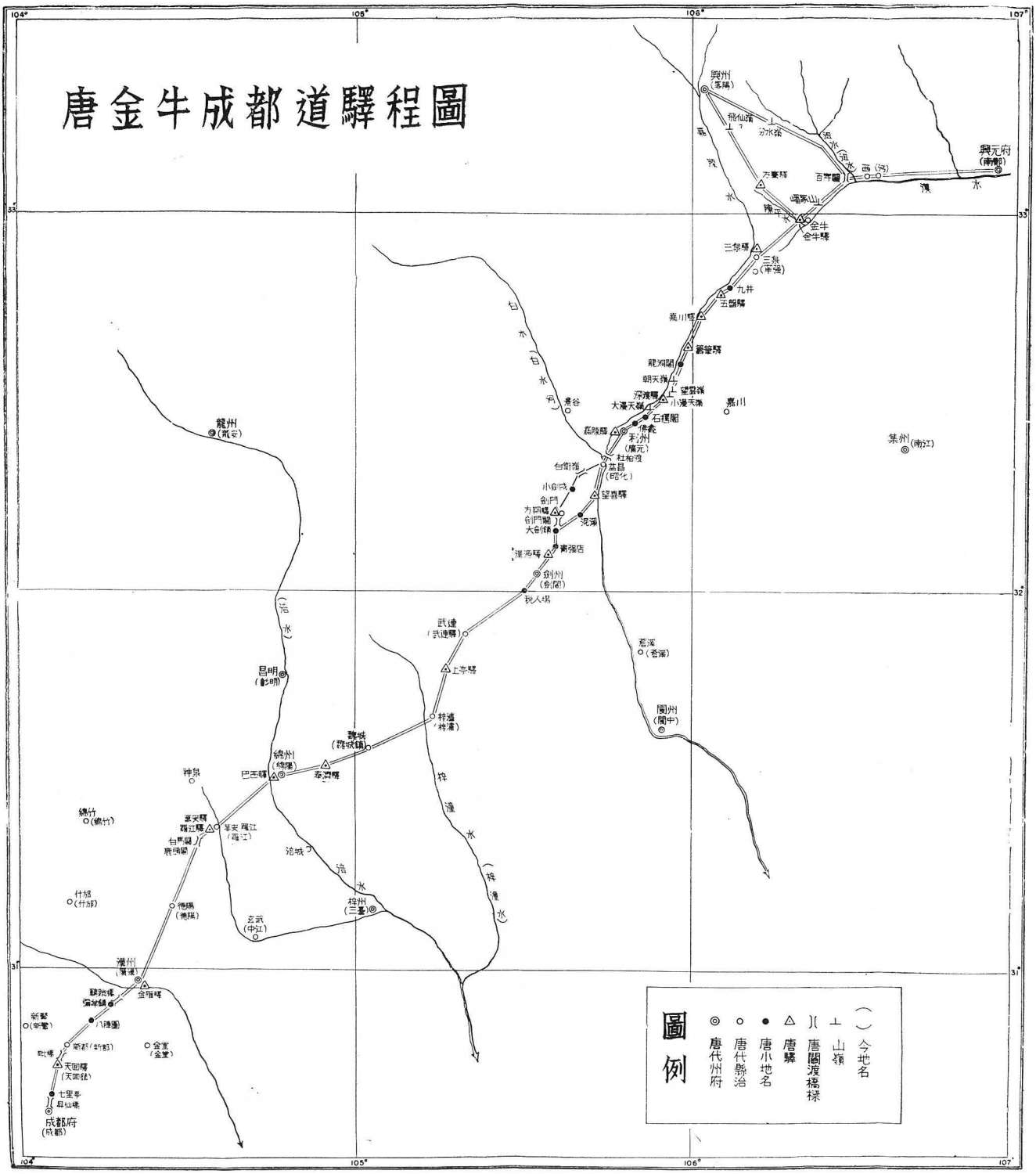
「(慶曆) 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秘書丞知興元府褒城縣竇充言：竊見入川大路，自鳳州至利州劍門關，直入益州，路遙遠，橋閣約九萬餘間。每年係鋪，分兵士於近山採木，修整通行。」

則北宋中葉鳳州至劍門關(此南橋閣極少)橋閣多至九萬，測計金牛劍門間當有五萬以上。豈並紀勝所謂護險偏欄皆計入數之歟？據此上推唐世，必亦不少於此數。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初稿

附記：陸放翁劍南詩筒卷三，所載諸詩，見其屢次來往於興元、益昌間。所經之地，由此而南數之，有沔陽縣、沮水、長木、金牛驛、三泉驛、老君洞、嘉川鋪、饗筆驛、龍洞閣、利州、益昌，此於前論嘉川地望時已詳列之。後由漢中至成都，其益昌以南路中紀事諸詩，有劍門道中遇微雨，劍門關，過武連縣北柳池安國院煮泉試日鑄顧渚，宿武連縣驛，綿州巴城縣驛有羅江東詩戲用其韻，行綿州道中，羅江驛翠望亭讀宋景文詩，鹿頭關過龐士元廟，遊漢州西湖。據此諸詩題，至南宋時代，興元、成都間驛程仍存唐代之舊也。

唐金牛成都道驛程圖


興州(略陽)
興元府(南鄭)
飛仙關
分水嶺
方曜驛
百牢關
嘉陵江(西漢水)
漢水
嶓冢山
褒水
褒斜道
金牛
金牛驛
三泉驛
三泉(寧強)
九井
五盤驛
葭萌驛
龍洞閣
朝天嶺
望雲驛
滑渡驛
大漫天嶺
小漫天嶺
嘉川
石龍閣
佛爺
天池(朝元)
杜柏湾
益昌(昭化)
白衛嶺
小劍戍
劍門
劍門關
大劍鎮
望喜驛
混溝
方回驛
東強店
劍州(劍閣)
稅人場
武連(武連驛)
上亭驛
梓潼(梓潼)
涪水(梓潼水)
龍州(龍安)
昌明(彰明)
龍城(龍城鎮)
綿州(綿陽)
巴西驛
泰濟驛
神泉
綿竹(綿竹)
羅安(羅江)
白馬關
鹿頭關
涪城
什邡(什邡)
德陽(德陽)
玄武(中江)
梓州(三臺)
漢州(廣漢)
金雁驛
駟騎驛
彌牟鎮
八陣圖
新繁(新繁)
新都(新都)
金堂(金堂)
天回驛(天回鎮)
七里亭
昇仙橋
成都府(成都)
閬州(閬中)
蒼溪(蒼溪)
渠州(南江)
圖例
(　)今地名
⊥山嶺
)(唐關渡橋樑
△唐驛
●唐小地名
○唐代縣治
◎唐代州府